

Siegfried Lenz

Der Mann im Strom

〔德〕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 孙汇琪 译

激流中的人

就像船的残骸深陷在淤泥之中，仿佛要告别这个世界……但现在还不能放弃，因为我们还要生活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Siegfried Lenz

激流中的人

〔德〕西格弗里德 伦茨 著 孙汇琪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激流中的人 / [德] 伦茨著 ; 孙汇琪译 . -- 海口 :
南海出版公司 , 2011.11
ISBN 978-7-5442-4638-5

I . ① 激… II . ① 伦… ② 孙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 - 德
国 - 现代 IV . ①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83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30-2011-009
DER MANN IM STROM by Siegfried Lenz
Copyright © 1957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, Hamburg, Germany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激流中的人

[德] 西格弗里德·伦茨 著
孙汇琪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
特邀编辑 刘文茵 阴牧云
装帧设计 张志全
内文制作 马海燕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
字 数 9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638-5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

这难道不可笑吗？在公路和火车上熬过了多少岁月，做成了多少笔买卖，到头来这条命活着还不如死了多值几个钱。

——阿瑟·米勒《推销员之死》

1

他躺在沙滩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暮色苍茫中，他一个人躺着，双手托着下巴，两眼凝视着河水，显得严肃、认真。河水混浊，水流湍急。它平滑而又急速地流过此地，没有打漩涡，又畅通无阻地流向远方。男孩把目光投向彼岸。他观察着堤坡下的船灯，密切注视它们的运动：灯光彼此交叉，绿色的、淡黄色的，平稳而缓慢地划过夜幕。后来他看见一盏三角航行灯离开堤坡，脱离其他灯光，慢慢地远离城市及其高耸入云的光芒，转向河中央。

这盏旧渡船的三角航行灯倾斜着离他越来越近。它在河面上划过夜空，静悄悄地、缓缓地向前移动。男孩仍旧

躺在又细又冷的沙滩上，两眼盯住渡船。

他一直等到渡船靠上栈桥。他看着船员们从甲板上把沉重的马尼拉钢索套到系缆柱上。钢索收紧之后，渡船才渐渐地平静下来，停止最后的晃动。它停靠在木栈桥旁，仍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

只有一个人下船。此人身材高大，但躯体干瘪，上披一件旧皮衣，下穿一条棉布裤，脚踩一双钉靴。他走过跳板和栈桥，沿着岸边小径向前，然后拐弯，朝坐落在沙丘上的那座旧屋走去。男孩看见他沿着小径走过来，一眼就认了出来，便急忙站起来，跑到沙丘的后面。当男人走到小工具棚时，男孩已进了昏暗的房间，站在窗边向外张望。他看见男人立在工具棚旁，黑暗中只露出上半身，孤零零地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回头望着渡船：缆绳一解开，船就转过头，倾斜地驶离码头逆流而去。

这座旧屋又小又矮，因时日久远变得灰暗。它孤单地坐落在沙丘上，屋前屋后围着一圈破烂不堪的篱笆。屋后有一块空地，因为风大，满地都是沙。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穿过这块空地来到工具棚，里面堆着一些木头和小船的旧零件。大门也开在屋子背面。

男孩一直等到男人从黑暗中走出来，向旧屋走来。当他听见钉子靴落在石板过道里的囊囊声时，就离开窗边钻

进被窝。他蜷缩在被子里，只有那幼稚的、严肃的面孔露在外面。他把手攥成拳头，贴近身体两侧。电灯一亮，他就侧转身拉了拉被子，蒙住头，从一条狭长的缝隙里窥探男人的动静。他看见男人脱下上衣，把它挂在衣钩上，然后又把手伸进衣袋，掏出一叠证件。他翻开这些白色和蓝色的证件逐一检查，找到一个蓝本子后，就将其他证件一起塞回衣袋。他慢慢走到窗前，搬起脚凳，放到一只用印花油布盖住的木箱前坐了下去。他把蓝色的潜水员劳动手册放在木箱上开始翻阅，毫无表情地读着上面的所有内容。房间里寂静无声。读完全部内容之后，他又翻回到第一页，用手把劳动手册压压平，让它摊开在自己面前。接着他站起来，从镜边抽出一片剃须刀片，又从厨房的桌上取来一瓶墨水、一把刀和一块木块。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木箱上。

男孩掀大了被子与床铺之间的缝隙，这时他看见男人用刀把剃须刀片嵌入木块，又小心翼翼地把刀片移近劳动手册，随着他的手指动作，男孩听到一阵阵微弱的嚓嚓声。在他偶尔把纸屑吹到地上的片刻，锋利的剃须刀片就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
男人的身子俯得很低。他看上去十分苍老：脖子细瘦，头发稀疏，粗大的双手已有裂口。男孩觉得，他一生中

从未显得这么衰老过。他颈皱背驼，身形干瘦。

男人拿起剃须刀片，用尖角在证件里的一个数字上准确有力地刮了又刮。这是战前生产的优质纸，所以没被刮破。他沿着数字的曲线又仔细地刮了一下，这次数字终于被刮去了。然后他把刀片移到另一个数字旁，锋利的刀片在灯光下再次闪光，他又刮去第二个数字。现在，表示他出生年份的四个数字只剩下两个。男人用手背掸去纸屑，又用嘴吹干净。他把潜水员劳动手册移到灯光下，再把它拿起来举到眼前，仔细察看被刮去数字的地方：它并非无懈可击，还留着一些粗糙的痕迹，但他没有为此感到不安。他把劳动手册又放到木箱上，拿起宽而锋利的刀子。他手捏刀柄，用刀背在被刮去数字的地方压了几下，然后始终顺着一个方向，让刀背在痕迹上滑动几次。最后，他站起来，竭尽全力地把刀压在劳动手册上：现在粗糙与痕迹均已消失。他任劳动手册翻开着放在那里，从上衣袋里取出半支香烟点着，又坐回脚凳上，边吸烟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表示年份的不齐全的数字。

他突然掐灭香烟，把烟头抛到窗台上，又接着拿来钢笔和纸，一边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劳动手册，一边开始练习写字。他从左到右、从上往下写了一行行数字，然后神色紧张地对这些数字进行比较。突然他把练习纸推

到一边，将两个新数字填入劳动手册。就这样他又一次降生到人间。

一直等到墨水被吸干，他才在裤腿上擦了擦双手，将刀、剃须刀片和墨水放在一旁。他将劳动手册来回地挥动了几下，小心谨慎地把它按到窗玻璃上压压平。

男孩在被子里动了一下，想向上扩大缝隙。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拉着被子，但是被子突然被拖走了，剩下他光着身体躺在床上。男人手一松，被子落到地板上。他直挺挺地站在床边，威严地俯视着男孩，他盯着他那穿着裤子的腿、那身躯，然后是那为防备挨打而举起的双手。他弯下身子，让男孩放下双手，并坐到他身旁。他抓住男孩细瘦的手腕，问：“你怎么还没有睡觉？”

男孩一声不吭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

“回答！”男人说。

“我待在下面的码头旁，”男孩说，“等你。”

男人放开男孩的手腕站起来，抱起被子盖在男孩身上，然后说：“你年纪还小，蒂姆。你需要足够的睡眠。”

他们面面相觑。男人手里拿着蓝色的潜水员劳动手册，突然面色转变，变得多疑、谨慎，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知情人。

“你看到这本劳动手册了吗，蒂姆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看见了。”

“你什么也不懂，”男人说，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

“是，爸爸。”

“蒂姆，你不许跟任何人讲这件事！对你的姐姐也什么都不要说，莱娜不必知道此事。你得向我发誓。”

“我保证，”男孩说，“我不会向任何人泄露。”

“那好，”男人说，“你拿着这本劳动手册！”

蒂姆有点犹豫不决。

“拿着它！”男人吩咐道。

男孩听从吩咐，把潜水员劳动手册拿到手里。他手指发抖，神色惶恐，想把它放到枕头上，但是男人命令他打开。

“翻开劳动手册！”他说。

蒂姆翻开，看也没有看。

“你看见什么了吗？”

男孩胆怯地把目光投向劳动手册，迅速地扫视一遍，立即又抬起头，一边仰望着男人，一边摇头。

“你应该看得仔细一些。”男人说，“再检查一遍，不要急，你有足够的时间。”

“你的相片。”男孩边说边迅速用手指指着打了钢印的旧照片。相片上的男人面带笑容，看上去年轻、活泼、健壮。

“是的，”男人说，“这是我的相片，你还认得出。它很漂亮，不是吗？十八年前照的。但是你别光看相片，孩子，别再耽误时间。你很清楚什么才是重要的，它关系到我们俩的命运。”

“你用剃须刀片刮过了。”男孩说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蒂姆说。

“那你找找看，孩子，过来！你指给我看在哪儿刮过了。仔细点，就像其他人检查它那样，再好好地查看一下！你告诉我，别人会看出破绽吗？”

蒂姆拿着劳动手册，让灯光照射到纸面上。他在出生日期一栏中看见了新数字，也发现剃须刀片在此刮过的痕迹。但是他故作一副费了很大力气才觉察的样子，半天才用手指指着新数字说：“在这儿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人说，“是在这里。你觉得他们会发现吗？”

“很难。”男孩说，“不了解底细的人要发现它，不那么容易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男人说，“蒂姆，我改了出生日期，把年龄改小了几岁。也许现在他们会雇用我。”

“你这次又没找到工作？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又白跑了一趟。如今他们到处招工，

贪得无厌，但只招年轻的雇工。他们付青年雇工只需要少量的工资，这是关键所在。如果聘用一个老雇工，就得付更多的报酬，何况他们也不知道老雇工还能干多久，因此用老雇工冒的风险大，不能给老板多挣钱。你想象不到，一个人到老了被抛弃，心里是什么滋味。大家装作对你彬彬有礼，但你去找工作的话他们就急匆匆地敷衍你，甚至也不问前因后果。他们先把你从一个部门支到另一个部门，做出品德高尚的样子，还请你坐下。然后就一致认为已经为你尽力，而且给你带来了无限的希望。你可以坐在各式各样的椅子上，一声不吭，因为如今他们待人非常客气。等你最终想说某件事情了，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赤日炎炎的户外，这时一位礼貌待人的门房会目送你离开。尽管如此，你还是会不止一次地感觉到，他们对你已作出斩钉截铁的判定，认为你已经人老珠黄不值钱。船的残骸深陷在淤泥之中，打捞已无利可图。当你走出去时你甚至会想：他们只想吸你的膏脂，不给你工作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，对你体贴入微，因为他们没法再指望你工作。潜水员工作要求很高，而且消耗体力，常令人筋疲力尽。他们从非常可靠的专家那里获知，潜水员一过五十岁，血液里就含有大量的氮，因而就要冒风险。

“但我不能放弃这个工作，现在还不能，因为我们，你和莱娜还需要生活。因此孩子，我得再到另一家公司去试试。河东岸的人都认识我，而在西岸、在城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蒂姆，我会去办这件事。”

“爸爸，他们不会发觉的。”男孩说，“不知底细的人绝对看不出这个破绽。”

两个人都默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听见了轻轻脚步声。他们望着房门，一会儿工夫门开了，莱娜走进房内。她年纪很轻，脸色苍白，头发乌黑，颧骨凸出。莱娜年方十九，但已经怀孕。她站在门边，把目光投向男人和男孩。她的黑眼睛充满着无限的期望，看着他们。当大家都默然不语时，她说：“我刚才睡着了，梦见有人来。然后我醒来，听到你们在谈话。要我烧茶吗，爸爸？”

“不，”男人说，“不用啦，孩子，现在我们都去睡觉。今天我很满意。啊，我的天哪，自从我们住到这里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到满意。”

“我已经给你把床铺好了。”姑娘说。
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我就上楼。”

男人站在男孩的床边。他犹豫地站了一会儿工夫，突然伸出颤抖的、棕色的大手，把它放到充当“同谋犯”的孩子身上，露出一丝表情复杂的微笑。而男孩一把抓住父

亲的手，把它拉进被窝，贴在自己的脸上。然后，男人走到莱娜跟前，把手放在她的肩上。他感觉到姑娘瑟瑟发抖，觉察出了她身上的一切恐惧和期望。他突然自信地笑了笑，然后与莱娜一起上了楼。

2

误点的小汽艇关掉了马达，在河中漂浮。它无法靠岸，因为整座栈桥都被封锁了。码头四周被划出一块四方地带，由警察把持着。一律穿着新制服的警察个个一头金发，态度和蔼。他们身后聚集着一群人。有人问警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而警察则笑容满面，指着停靠在码头旁既舒适又整洁的政府汽艇，接着又指指铺在跳板上红色的椰子纤维地毯，同时不知疲倦地回答问题。政府的汽艇有权在此停泊，它洁白无瑕，对运送贵重的“货物”习以为常，其他汽艇只得在一边耐心等待。

男人一眼就认出，他要乘的小汽艇在河中漂浮，正等待政府的汽艇启航，因此他不慌不忙。他把手伸进衣袋，

摸了摸蓝色的潜水员劳动手册。它同聘用通知书和工资所得税卡一起都插在信封里，就放在香烟旁边。摸到旧信封时，他回忆起出示劳动手册时的情景。他想起了那位坐在账房间里的小姐：她友好但漫不经心地从潜水员劳动手册里抄下出生日期，没有询问，甚至也未仔细检查。当她的手掠过出生日期时，他试着敬她一支烟，被她冷淡而友好地谢绝了。最后他把他的全部证件塞回他手里，对他的致谢只是点了点头还礼。她的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块“与人为善，竭诚待人”的牌子，是一家报社呼吁在城里开展友谊活动的广告牌。

男人与其他人一起站在被封锁的四方地带外等候上船。此时，候船的人已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挤。他们总算没有白等，好好饱了一次眼福：一辆轿车停住，礼宾司司长走了下来。他身材瘦削，穿着一套蓝灰色的西装，脸庞英俊清秀，头发斑白。两名随从人员也穿着讲究的节日礼服，看上去比司长健壮，而且走路的姿势也与他不同。司长领着他们登上政府汽艇，并在那儿下了最后的指示。两位随从人员再次查看了长椅上的软垫以及地毯的位置，又检查了跳板的安全性，之后转眼间便销声匿迹了。

市长也乘车赶到此地。他和礼宾司司长一样英俊，只是个头较矮小，皮肤黝黑，脸色红润，腰圆体胖。虽然已